

新旧《唐书·地理志》各州领县户口系年考 ——从州县建置的角度

文媛媛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摘要:《旧唐书·地理志》多数州府均有两组领县和户口数字, 分别记为“旧领”“天宝领”, 个别府州另有记为“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的领县情况。根据州县建置及变动情况, 可将这些不同时期的领县及所领户口的年份大致推定为: “旧领”为贞观十三年, “天宝领”为天宝十三年, “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 “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 “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 “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新唐书·地理志》各州只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 除京兆府下有“天宝元年领县”字样外, 其余州府均直接记为“领县”。《新志》所记户口与《旧志》“天宝领”所载户口数大同小异, 应是同时期户口数据, 但是领县年份却与户口年份不同, 《新志》各州领县时间当为天祐三年后。

关键词:《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 领县; 户口; 年代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3-0240-06

中国官修史书, 目的在于为统治者提供为政之道的参考。在这个前提下, 正史中的地理志, 不单记载地方行政沿革, 也登录某些年份的户口统计结果。两《唐书·地理志》承袭这个从《汉书》即出现的体例, 在各州记录下记载了所领县和户口数字。《旧志》多数州有“旧领”“天宝领”县及户口数, 个别州有“天宝后”“领县”“元和领”“今领”县; 《新志》各州仅有一组领县和户口数字。《旧志》中“旧领”县和户口, 经岑仲勉等学者考证已基本确定为贞观十三年数据。^[1-3]《旧志》其他几个时期及《新志》的确切系年, 过去虽也有学者讨论, 但没有定论, 有些地方需要补充。本文旨趣, 通过对现存史料的校勘、考订和整理, 重新检讨两《唐志》各州府不同时期领县的确切年份及户口资料的价值。

一、《旧志》“天宝领”和“天宝后” 领县户口年份问题

《旧志》多数州均记有两组领县户口数字, 第一组为“旧领”, 虽未记载大致范围, 但经岑仲勉等学者研究当为贞观十三年, 似已成定论。第二组明确记载为“天宝领”, 但是究竟是天宝几年所领, 学界看法不一。围绕“天宝领”确为何年, 学界主要有五种说法,

分别是开元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一载、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三年^[4](337-338)]。

开元二十八年说的根据是《旧志》序中记有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记账, 郡县数及户口数。但《旧志》各州领县、户口明确为天宝领、天宝后, 并无开元领之说, 故开元二十八年说不成立。

天宝元年和天宝十一年是目前五种说法中较主流的两种说法。主张天宝元年说的学者认为《新志》各州户口与《旧志》几乎相同, 而《新志》京兆府户数前有“天宝元年领”字样, 故《旧志》天宝领也应为天宝元年。这一说法与一些州县建置年份并不吻合。昭应县为京兆府天宝领二十三县之一, “天宝二年, 分新丰、万年置会昌县。七载, 省新丰县, 改会昌为昭应”^[5](卷38, 1396)]。昭应为天宝二年所置, 故京兆府天宝领县中的昭应县, 应为天宝二年以后。江南道鄂州, 旧领县四, 天宝领县五, 天宝领比旧领多了唐年县。唐年, “天宝二年, 开山洞置”^[5](卷40, 1610)]。故鄂州天宝领当为天宝二年后。歙州, 天宝领县九, 其中包括宁国和太平。宁国, “武德六年废, 天宝三载复置”; 太平, “天宝十一载正月, 析泾县置”^[5](卷40, 1603)]。作为歙州天宝领的两县: 宁国, 天宝三年复置; 太平, 天宝十一年置, 说明歙州天宝领当为天宝十一年后。故天宝元年说不成立。

收稿日期: 2013-10-29; 修回日期: 2014-04-01

作者简介: 文媛媛(1987-), 女, 河南项城人,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经济史

天宝十一年说的主要依据是《旧志》序中有提及“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首先，在“今举天宝十一载地理”后，紧接着确实谈到天宝十一年时大唐领土四至范围，但只是将其与西汉领土相对比。其次，《旧志》作者在进行汉、唐疆域对比后，又提及开元二十八年户部记账，并将其与两汉魏晋户口、田亩对比。这只能说明编者欲将唐盛时地理及户口情况与西汉盛世相比较，并不代表正文中所述即为开元二十八年户口或天宝十一年地理实况。此外，通过州县建置年代亦可证明。关内道坊州，旧领县二，天宝领县四，天宝领比旧领多了宜君和昇平。宜君，“龙朔三年，又割中部、同官两县地复置”；昇平，“天宝十二年，分宜君县置”。故坊州天宝领县时间当为天宝十二年后，天宝十一年说不成立。

翁俊雄先生首次提出天宝领县户口系天宝十二年数字^[6]。他的依据有三：一是上文提及的昇平县的建置年代为天宝十二年；二是剑南道松州有“据天宝十二载簿”字样；三是济州为天宝十三载并入郾州，而河南道郾州户口数字并未将济州户口数并入。关于第一点，昇平县确属天宝十二年设置无疑，这也是天宝十一年说不成立的原因之一。而第二点，若天宝领果真为天宝十二年数据，那么松州便不会出现“据天宝十二载簿”字样，只有在天宝十二年之后的年份，才会参考已经过去的天宝十二年的资料。第三点，河南道郾州下既记有郾州天宝领县与户口数，又有济州的天宝领县户口数，且明确记有“天宝十三载，废济州，其所管五县，并入郾州”^[5](卷38, 1443)]。毋庸置疑，各自的天宝领户口是两州合并前的“天宝领”数字，但翁俊雄先生就此认为“天宝领”必是天宝十三载以前恐为不周，因不排除此两组户口数字即是天宝十三年所领。唐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诸造籍起正月，毕三月”^[7](卷3, 74)]。也就是说，户籍统计工作正月开始，三月结束。如果济州被废当年造籍已经结束，那么济州的在籍户口即为当年户口。《唐会要》记载了济州被废的精确时间，“天宝十三载六月一日，州废，所领五县改属郾”^[8](卷70, 1255)]。天宝十三年六月，也就是济州被废时，造籍工作已经完成，故不排除河南道下郾州和济州天宝领户为天宝十三年，只能说是天宝十三年或天宝十三年以前。更重要的是，另有州县建置就在天宝十三年。江南道婺州，旧领县五，天宝领县七，天宝领比旧领多了武成、浦阳两县。武成，天授二年置。浦阳，新置^[5](卷40, 1592-1593)]。据《新志》载，浦阳，“天宝十三载析义乌、兰溪及杭州之富阳置”^[9](卷41, 1063)]。元和志中也有相关记载，浦阳县，“天宝十三年，分义乌县北界置”^[10](卷26, 622)]。故江南道婺州天宝领当为天

宝十三年后，天宝十二年说不成立。

通过州县建置已将天宝领的下限推至天宝十三年，其上限可通过肃州玉门县的建置来确定。陇右道肃州，旧领县三，天宝领县二，州下所列二县：酒泉和福禄当为天宝领县。《新志》肃州领县三：酒泉、福禄、玉门。其中玉门为“贞观元年省，后复置。开元中没吐蕃，因其地置玉门军。天宝十四载废军为县”^[9](卷40, 1046)]。《元和志》肃州玉门军条也有相关记载，“玉门军，开元中玉门县为吐蕃所陷，因于县城置玉门军。天宝十四年，哥舒翰奏废军，重置县”^[10](卷40, 1025)]。《旧志》肃州天宝领县中没有玉门，而天宝十四年起，肃州领县中又多了玉门。故肃州天宝领县为天宝十四年以前所领。

按照州县建置时间，依次排除了开元二十八年、天宝元年、天宝十一年、天宝十二年说，并将天宝领时间推至天宝十三年或以后，又依据肃州玉门县在天宝年间的建置时间，将天宝领时间上限定为天宝十四年以前，故《旧志》“天宝领”当为天宝十三年所领。香港学者杨远曾通过统计《新志》各州实际户数，并将其与《唐会要》和《通鉴》所载天宝十三年户数相比较，结果非常接近，也得出《旧志》“天宝领”的时间为天宝十三年的结论。^[11]

相比“天宝领”，以“天宝后”记载的州就少很多。《旧志》中记载为“天宝后”的州共六个，为岭南道的澄州、邕州、贵州、潘州、容州和辩州。六州的旧领户和天宝后领户对比如表1^[5](卷41, 1733-1744)]：

表1 岭南道六州的旧领户和天宝后领户对比

	旧领(户)	天宝后领(户)
澄州	10 868	1 368
邕州	8 225	2 893
贵州	28 930	3 026
潘州	10 748	4 300
容州	8 890	4 970
辩州	10 350	4 858

由表1可知，天宝后领户远少于贞观十三年领户，而这几个州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活人群颇为特殊。在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这几个州不仅在岭南道东部、西部存在，而且在专门列出的桂州容州附近也有标示，显示出这些州地理位置的特殊。这些地区是时称蛮夷之人的主要聚散地，冻国栋先生认为天宝户口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岭南道西部诸州大都为所谓‘蛮夷’之地，户口归附叛离时有发生，从而导致著籍户口的变动”^[2](225)]。安史之乱爆

发,政局动荡,全国各地户口大幅度下降。岭南地区虽未直接处于安史之乱战火的影响之下,但由于这些州所处地域较偏,且在当时动荡的局面下,蛮夷叛离更为频繁,户口统计也势必受到影响。因此,天宝后户口数大幅度减少当为天宝末年的动荡局面所致,此六州的领户应指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户口数。故记为“天宝后”领,以区别于“天宝领”。

除了记载此六州领县户口年代外,《旧志》中其他地方也有出现“天宝后”字样。如岭南道韶州的仁化、浈昌两县,“天宝后新置”^{[5](卷41,1714)}。天宝后是个模糊的概念,而仔细考证此二县的置县时间,当在天宝以前。据《元和志》载,“垂拱四年,分曲江置仁化县。光宅元年,析始兴北界置浈昌县”^{[10](卷34,903)}。《新志》和《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均与《元和志》一致,仁化和浈昌分别是垂拱四年和光宅元年置,置县时间远在天宝之前,并非天宝后新置^{[12](卷159,3056;卷160,3075)[9](卷43,1096)}。《旧志》记春州罗水县为天宝后置,《新志》记载与之同,而《太平寰宇记》载:“废罗水县,天宝末置”^{[5](卷41,1721),[6](卷43,1099),[12](卷158,3041)}。就罗水县的建置而言,天宝后与天宝末是对等的概念,或者说天宝后包括天宝末。由此亦可知,所谓新置,当是相对旧领而言的,而“天宝后”,或是相对“天宝领”而言。

另外,根据邕州的领县建置年份,可推出天宝后这一时间的上限。邕州,“旧领县五,户八千二百二十五。天宝后,户两千八百九十三,口七千三百二”^{[5](卷41,1737)}。《旧志》编纂体例,如果天宝领或天宝后的领县数与旧领相同,那么略去后者的数字不记。故邕州天宝后领县五,但州下列有七县(宣化、武缘、晋兴、朗宁、思龙、如和、封陵)。由《新志》可知,思龙和封陵是七县中较晚置的两县,均为“乾元后开山洞置”^{[9](卷43,1102)},《旧志》天宝后所领五县当不包括此二县,故“天宝后”领县上限在乾元前。

“天宝领”是个有具体时间点的概念,特指天宝十三年所领。“天宝后”是个比较广的模糊时间概念,是相对天宝领而言的,即在天宝十四年后,但又在乾元前。

二、《旧志》“元和领县”年份及绛州元和领县补正

《旧志》中有两个地方出现“元和领”字样,一是河中府,二是晋州,且两地均只有该时期领县数及所领各县,而没有户口数字记载。唐代史料详细记载元和时期领县户口的当属《元和郡县志》,但《旧志》

河中府和晋州的“元和领县”与《元和志》所载并不相同。

河中府,“旧领县五,户三万六千四百九十九,口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天宝领县八,户七万八百,口四十六万九千二百一十三。元和领县十一”^{[5](卷39,1470)},州下所列十一县(河东、河西、临晋、解、猗氏、虞乡、永乐、宝鼎、龙门、闻喜、万泉)为元和领县。据《元和志》载,河中府“管县八:河东,河西,临晋,猗氏,虞乡,宝鼎,解,永乐”^{[10](卷12,325)},较《旧志》少了龙门、闻喜、万泉三县。《新志》河中府领县十三:河东、河西、临晋、解、猗氏、虞乡、永乐、安邑、宝鼎、襄陵、稷山、万泉、龙门,比《旧志》多了安邑、襄陵、稷山,少了闻喜。安邑,本属虞州,十七年州废后属河中府,“至德二载更安邑曰虞邑,乾元元年隶陕州,大历四年复故名,元和三年来属”^{[9](卷39,1000)}。《元和志》中河中府管县下并无安邑,而陕州管下有安邑县,说明《元和志》管县当为元和三年以前所领,或即为元和二年。对于《元和志》所载元和户口,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是抄自《元和国计簿》元和二年的见定户。冻国栋则根据《元和志》与《国计簿》不申户口诸州及登录的户口总数不合,认为《元和志》的元和户,大抵根据元和四或五年计帐。^{[4](338-339)}若《元和志》所载各州管县与户口年份一致,其户口也当为元和二年户,也即印证了学界的一般看法。

《旧唐书·地理志》载:晋州,“旧领县七,户二万一千六百一十七,口九万七千五百五。天宝领县九,户六万四千八百三十六,口四十二万九千二百二十一。元和领县八”^{[5](卷39,1472)},州下所列八县(临汾、洪洞、神山、岳阳、霍邑、赵城、汾西、冀氏)为元和领县,而据《元和志》记载:晋州“管县九:临汾,襄陵,神山,岳阳,洪洞,霍邑,赵城,汾西,冀氏”^{[10](卷12,337)},较《旧志》多了襄陵一县。《新志》晋州领县八,与《旧志》中“元和领”县完全相同,较《元和志》少了襄陵县。《新志》中襄陵属河中府,“本隶晋州,元和十四年隶绛州,大和元年来属”^{[9](卷39,1000)}。襄陵在唐代属于晋州领县的时间为元和十四年以前,大和元年以后。

绛州,在《旧志》中的次序位于河中府和晋州之间,内容结构和体例理应与前后二州相同,但绛州既无旧领和天宝领县户口记载,又无元和领县数记载,《旧志》缺失或为传抄脱落所致。见载的绛州下列有五县(曲沃、绛、稷山、垣、襄陵),其中垣县,本隶邵州,武德九年州废后属绛州^{[5](卷39,1472)}。据《新志》载,垣县“龙朔二年隶洛州,长安二年复旧;贞元三年隶陕州,元和三年复旧”^{[7](卷39,1002)},也就是说,“垣”县在长安二年后、贞元三年前以及元和三年以后都属

于绛州。但是，《元和志》中绛州管下并无垣县，而陕州管下有垣县，此条亦可印证《元和志》所载元和管县当为元和二年。襄陵一县，“元和十四年，属绛州”^{[5](卷39, 1472)}，可以推断绛州下所列各县也应为元和领县，且《旧志》中“元和领”当为元和十四年之后，即元和十四或十五年。

《元和志》中绛州管县九，分别是正平、太平、万泉、曲沃、翼城、闻喜、绛、稷山、龙门^{[10](卷12, 330)}。元和二年时，河中府尚无龙门、闻喜和万泉三县，此三县当在元和二年之后、元和十四年之前由绛州割属河中府，而相应的，绛州即少了三县，剩下正平、太平、翼城、曲沃、绛、稷山六县，再加上元和三年后复归的垣、元和十四年归属的襄陵，元和十四、五年绛州应领八县。《旧志》绛州记载位置处于河中府和晋州之间，河中府和晋州皆有元和领县的记载，绛州亦当有。而《旧志》绛州条仅记了武德年间的建置情况，武德以后的内容缺失。州所领县也只记了曲沃、绛县、稷山、垣县和襄陵五县，而各种史料中并无正平、太平和翼城被废的记载，故原文实脱了正平、太平、翼城三县。因此，《旧志》绛州条可补正，元和领县八：正平、太平、翼城、曲沃、绛县、稷山、垣县、襄陵。

三、《旧志》“今领县”“领县”年份

除旧领、天宝领、元和领外，《旧志》一些州还有今领县的记载。如河南道的郓州、泗州、齐州、淄州，河北道的洺州、镇州、易州、瀛洲、幽州，江南道的处州、宣州、虔州、道州等，这些州下所列县即为“今领县”。翁俊雄先生曾提出“《旧志》中的‘今领’系指唐末领”^[6]。

河南道泗州，“旧领县六，天宝领县六……今领县三：临淮、涟水、徐城。其虹县割隶宿州，宿预、下邳隶徐州”，今领比天宝领少了割隶它州的虹、宿预、下邳。虹县，“元和四年，割属宿州”^{[5](卷38, 1449)}；宿预，即徐州的宿迁，本即为徐州县，后隶泗州，“宝应元年，以犯代宗讳，改预为迁，仍隶徐州”；下邳，“元和中，复属徐州”^{[5](卷38, 1448)}。《新志》徐州下邳，“元和四年来属”^{[9](卷38, 991)}。故泗州今领县当为元和四年后所领。淄州，天宝领县数与旧领相同，均为五县。今管县四，并济阳入高苑。今管县比天宝领少了济阳。济阳并入高苑的时间，州下高苑条有记载，“景龙元年，分置济阳县。元和十五年，并入高苑”^{[5](卷38, 1454)}。由此，淄州今领县当为元和十五年后所领。

河北道洺州，天宝领县十，今领县六。州下所列

六县：永年、平恩、临洺、鸡泽、肥乡、曲周为今领县。今领比天宝领少了四县。洺州历史地理沿革中记载，“永泰之后，复以武安、邯郸属磁州。会昌元年，省清潭、洺水二县入肥乡、平恩、曲周等县”^{[5](卷39, 1498)}。这四县正是今领较天宝领所减少的县。矛盾的是，肥乡和曲周条下，清潭和洺水分别在会昌三年省入。《元和志》中，二县尚未省入，《新志》和《太平寰宇记》均记为会昌三年省入。故洺州今领县当为会昌三年后。瀛洲，天宝领县六：河间、高阳、乐寿、博野、平舒、束城。今领县五，州下所列今领五县分别为：河间、高阳、平舒、束城、景城。今领比天宝领少了乐寿、博野，多了景城。博野和乐寿于大历后割隶深州，景城于大中后割属瀛洲^{[5](卷39, 1513-1514)}。故瀛洲今领县的时间应在大中后。

照此方法，另可推出郓州的今领县时间在贞元十四年以后，齐州元和十五年以后，镇州大历三年后，易州天宝后，幽州建中二年后，处州乾元二年后，虔州贞元四年后，道州大历二年后。比较这些州的今领县时间，最迟当属瀛洲的宣宗大中后，故《旧志》今领县的下限可定为大中后。各州今领县皆与《新志》领县相同^①，说明这些州的今领县从大中后直到天祐三年不变。若宣州今领县与《新志》领县也相同，就基本可断定《旧志》“今领县”的时间为大中后至天祐三年的某一年。但是宣州《新志》领县和《旧志》今领县并不完全相同。

江南道宣州天宝领县九，今县十。州下所列十县，分别是宣城、当涂、泾、广德、溧阳、溧水、南陵、太平、宁国、旌德，属于天宝后新置的县为旌德。旌德，“宝应二年二月，析太平县置”^{[5](卷40, 1603)}，可知旌德即为今领多出天宝领的县，宣州今领县当在宝应二年后。《新志》宣州领县八，比《旧志》今领少了溧阳和溧水，即天祐三年后溧阳和溧水不属于宣州。《旧志》记溧阳和溧水有共同的地理渊源，即都曾属昇州，州废后又属宣州。《元和志》无昇州，溧阳和溧水都属于宣州。《新志》和《太平寰宇记》有载，昇州为至德二年置，上元二年废，光启三年复以上元、句容、溧水、溧阳四县置^{[9](卷41, 1057), [12](卷90, 1776)}。光启三年后溧阳和溧水又隶属昇州，故《新志》宣州领下无此二县。《旧志》今领县包括此二县，说明今领县的时间为光启三年以前。综合其他几个有今领县记载州的情况可知，“今领县”时间当在大中后至光启三年之间，这与翁俊雄先生所主张的“唐末”也相符合。

《旧志》直接记载“领县”的州有关内道的丰州、会州、宥州、胜州、麟州，河东道的云州，江南道的业州、播州、溪州、珍州，陇右道的临州，剑南道的

汉州、彭州、蜀州、黎州、当州、悉州、静州、恭州、真州、保州、霸州，岭南道的恩州、高州、勤州、郁林州、党州、严州等等，这些州均为贞观十三年以后所置或复置。如丰州，“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5](卷38,1417)}。业州，“长安四年，分沅州二县置舞州。开元十三年，改为鹤州。二十年，又改为业州”^{[5](卷40,1624)}。恩州，“贞观二十三年，废高州都督府，置恩州”^{[5](卷41,1720)}。由于这些州都是贞观十三年以后所置，且只有一组领县户口数字，无《旧志》其他州诸如“旧领”“天宝领”之分，故直接记为“领县”。

据《旧志》载，关内道宥州为开元二十六年所置，领县三，分别是延恩、归仁和怀德。而《新志》载，《旧志》所领的三县，宝应后皆省，元和九年复置延恩，而长泽则是元和十五年来属^{[9](卷37,975)}。《旧志》宥州领县当在开元二十六年后、宝应前。《旧志》关内道丰州，领县二，分别是九原和永丰。《元和志》《新志》与《旧志》领县相同，但《通典》中记载，丰州领三县：九原、永丰和丰安，比《旧志》多了丰安县。关于丰安县，除《通典》有记载外，《新志》丰州永丰条下也有记载。永丰，“永徽元年置。麟德元年别置丰安县，天宝末省”^{[9](卷37,976)}。依据冻国栋先生的观点，“将《通典·州郡典》之户口年份与州郡建置年份一样系于天宝元年似不致大误”^{[12](7)}。那么，丰安县为麟德元年置，天宝元年时，丰州仍领有丰安县，天宝末方省去。《旧志》丰州领县或为麟德元年至天宝元年之间，或为天宝末后。然而，另有一些州县为天宝元年以后新置或来属，如陇右道的临州，天宝三年置；剑南道的真州，天宝五年置；江南道业州的梓潼，天宝三年来属；剑南道保州的归顺、云山，天宝八年置。这些州的领县时间不可能在天宝元年以前，丰州领县当为天宝末后。综合宥州、丰州等的领县建置情况，《旧志》中直接记为“领县”州的领县时间当在天宝末后至宝应年间。

四、《新志》的户口年份和领县年份

《新志》大多数州都有一组户口和领县数字，且按照“户数，口数。县数”的体例记载。如：华州华阴郡，……“户三万三千一百八十七，口二十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三。县四”^{[9](卷37,964)}。各州下所列县与领县数相对应，华州四县分别是郑、华阴、下邽、栎阳。

在《新志》所有州府中，唯京兆府户数前有“天宝元年领”字样，其余州府均无年代记载。《新志》所

载户口数字与《旧志》中天宝领户口几乎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已为学界注意，也亦因此，一部分学者主张这些户口应为天宝元年所领。冻国栋先生将开元二十八年计账与《旧志》天宝年间户数进行了比较，后者相比前者多出50余万户，若《旧志》天宝领为天宝元年户口，那么仅隔一年时间，户数即增出50余万，似乎不合常理。所以，“仅据新唐志京兆府下‘天宝元年户’一条仍难说明问题”^{[12](19)}。前已论证，《旧志》“天宝领”户口为天宝十三年数据，《新志》户口与《旧志》大同小异，也当为天宝十三年所领。

两唐志记载相同的户口数是天宝年间数字已无疑义。值得怀疑的是，《新志》各州户口数字后的领县数及所领各县是否也与《旧志》天宝领一样，同为天宝十三年？梁方仲先生在统计唐天宝元年各道郡户口数时，引用了《新志》中的户口数据，在计算每县平均户数时同样用了《新志》中的各州领县数据^{[13](86-94)}。这或是受到《新志》京兆府户口数“天宝元年领”的误导，而通过《两唐志》对比考证，不难发现《新志》所记各州府领县并非天宝年间数据，以下主要以京兆府为例进行说明。

京兆府，《旧志》天宝领县二十三，分别是万年、长安、蓝田、渭南、昭应、三原、富平、栎阳、咸阳、高陵、泾阳、醴泉、云阳、兴平、鄂、武功、好畤、整屋、奉先、奉天、华原、美原、同官^{[5](卷38,1396-1399)}。《新志》领县二十，分别是万年、长安、咸阳、兴平、云阳、泾阳、三原、渭南、昭应、高陵、同官、富平、蓝田、鄂、奉天、好畤、武功、醴泉、华原、美原^{[9](卷37,961-964)}。《新志》比《旧志》少了整屋、奉先、栎阳三县。《元和志》中，京兆府管县二十三，与《旧志》完全相同，这说明到元和年间时，京兆府仍领二十三县，那么整屋、奉先、栎阳当为元和以后或省去、或并入其他县，又或是转属其他州。在《新志》中，整屋属于凤翔府领县之一，“隶雍州。……乾宁中隶乾州，天复元年来属”^{[9](卷37,967)}。奉先，属于同州领县之一，“隶京兆府。……天祐三年来属”^{[9](卷37,965)}。栎阳，属华州领县之一，“隶雍州。……天祐三年来属”^{[9](卷37,964)}。奉先和栎阳属州的变化，《唐会要》中也有记载。奉先，“天祐四年割隶同州”^{[8](卷70,1243)}，栎阳，“天祐三年割隶华州”^{[8](卷70,1244)}。显然，《新志》京兆府领县系年当为天祐三年后。除京兆府的奉先、栎阳外，“天祐三年来属”的还有河北道魏州的临河、洹水、成安等。另有部分州领县直接记为“唐末来属”，如河东道绛州稷山县，岭南道容州陆川县等。

通过两《唐志》对比，并其他史料记载的佐证，《新志》各州领县非天宝年间所领，而为天祐三年后所领无疑。《新志》诸州府所领县的年代与户口系年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旧志》各时期领县户口系年：“旧领”和“天宝领”分别为贞观十三年和天宝十三年，“天宝后”为天宝十四年至乾元年间，“元和领”为元和十四、五年，“领县”多为天宝末至宝应年间，“今领”为大中后至光启三年。《新志》户口数与《旧志》天宝领户口几乎相同，当亦为天宝十三年所领，但《新志》领县为天祐三年后所领。《旧志》所载的不同时期领县，最晚当属今领县，而《新志》所记领县的时间更晚于《旧志》今领县。

注释：

① 《新志》领县时间为天祐三年后。

参考文献：

- [1] 岑仲勉. (旧唐书·地理志)“旧领县”之表解[C]//史语所集刊, (第20本上).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48: 131-157.
- [2] 冻国栋. 唐代人口问题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2: 16.
- [3] 费省. 唐代人口地理[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6: 161.
- [4] 胡戟. 二十世纪唐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5] 刘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6] 翁俊雄. 各地志所载唐开元、天宝户口数字的源流、系年和校勘[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7(3): 25-34.
- [7] 李林甫.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8]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 [9]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10]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1] 杨远. 唐代的人口[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9(2): 411.
- [12]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13]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On the years of the counties and accounts in two geography records of Tang Dynasty

WEN Yuany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Old Geography Record of Tang Dynasty*, most states have two groups of county and account numbers, they were recorded as “old collar”, “TianBao”, individual states were otherwise recorded as “after TianBao”, “from the county”, “YuanHe took”, “the collar”.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state and county, the different period from the county and the collar account year can be presumed to be: “old collar” ZhenGuan thirteen years, “TianBao collar” as Taboo thirteen years, “after Taboo” as Taboo fourteen years to QianYuan years, “YuanHe collar” as YuanHe fourteen or fifteen years, “the collar” as after DaZhong but before GuangQi three years, “from the county” mostly as Taboo to BaoYing years. In the new geography record of tang dynasty, each state has only one group of county and account number. The account numbers in the new and old geography record are the same in essential while differing in minor points,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same period. But their county periods are different.

Key Words: Old Geography Records of Tang Dynasty; New Geography Records of Tang Dynasty; county; account; years

[编辑：苏慧]